



# 李白与地域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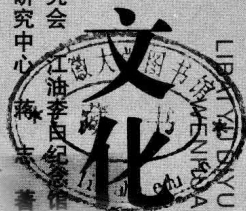
LIBAI YU DIYU  
WENHUA

四川省李白研究会 江油李白纪念馆  
四川李白文化研究中心 蒋志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 李白与地域文化

四川省李白研究会  
四川李白文化研究中心  
蒋志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白与地域文化 / 蒋志著. — 成都: 巴蜀书社, 2011.8  
ISBN 978-7-80752-858-6

I.李… II.①蒋… III.①李白 (701-762) - 人物研究  
②地方文化 - 研究 - 中国 IV.①K825.6 ②G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8580 号

李白与地域文化

蒋志著

责任编辑 童际鹏  
特邀审稿 崔艳红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址 www.bsbook.com  
发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销 新华书店  
照排 成都完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成都翔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11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张 13.25  
字数 350千字  
书号 ISBN 978-7-80752-858-6  
定价 28.00元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调换

# 序

薛天纬

蒋志教授长期以来潜心研究“李白与地域文化”这个课题，收获颇丰，其所积累的成果汇为《李白与地域文化》一书，即将付梓，嘱我为序。我深深感激蒋志先生的信任，论年资与学术，我都得尊他为长，因而不敢推辞，乃写下自己拜读书稿后的点滴感想与心得以复命。

蒋志先生是李白故里江油人，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开始研究“李白与江油”的课题，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此基础上，他一方面追寻李白生平游踪，将研究目光扩大到荆楚、吴越、中原、齐鲁、西域，全面考察了李白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得出“中华多元文化孕育了李白”的结论；另一方面，又对“李白文化及其现代价值”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探讨与阐释。在此之前，已有学者从地域着眼，发表过《李白与长江》、《李白与黄河》等具有很高水平的研究论文，但就体系之完整而言，蒋志先生的著作在专论“李白与地域文化”方面仍是第一部。这是从总体上评说蒋志先生这部著作填补空白的创新意义和学术价值。然而，要真正认识这部著作内在的学术价值，还须特别关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若干要点。下面，仅就个人体会，谈几个具体问题。

对于李白故里诗作、故里生活以及故里山川、故里文化的研

究，无疑是这部著作最富特色的内容构成，蒋志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具有权威性的。比如，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诗写到的戴天山和杜甫《不见》诗写到的匡山，到底是什么关系？回答这个问题，似只有李白故里人士才有发言权。早先曾有江油的研究者发表文章，说戴天山即大匡山，又名大康山。我自己以前是信从并引用过这种说法的。但蒋志先生指出，“戴天山、大匡山是同一山脉的两座山头”，“匡山只不过是戴天山前一座小山”，并对两座山的自然形势和人文景观、包括李白“匡山读书处”做了精确描述。现在我当然就得信从蒋志先生的说法了，因为他写道：“笔者从小生活在匡山之麓，多次游匡山，曾专程考察戴天山，二者位置已经弄清。”那么，你不信从他还能信从谁呢？本书第一编对李白出蜀前的事迹和作品做了全面、深入研究，我想，今后当人们说到李白在故里的经历和创作时，是无论如何绕不开蒋志先生的成果的。

与故里研究紧密相关而且备受关注的，是李白的出生地问题。由于史料的限制以及对仅存史料的不同解读，研究界关于李白出生地有多种说法，其中最重要的是碎叶与蜀中两说。当前，“碎叶说”虽然占据“主流”，但“蜀中说”从未沉寂，我想借此机会说说自己的看法。“碎叶说”所据史料及推论过程是：李白于至德二载（757）所作《为宋中丞自荐表》云：“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由此可以推定其生年为长安元年（701）；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之家“神龙之始，逃归于蜀”，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说“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神龙初，潜还广汉”，神龙跨了三个年头，“神龙之始”或“神龙初”必指神龙元年（705），这一年李白已五岁，则李白出生地宜为其家归蜀前的居住地碎叶。以上史料形成了一个“证据链”，第一环是《为宋中丞自荐表》，第二环是并列的《草堂集序》和《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史料的真实性和推理的逻辑过程都无懈可击，因此，“碎叶说”成为主流看法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

同样是《草堂集序》和《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又都是先记李白之家“逃归于蜀”或“潜还广汉”，接着才说到李白的降生，就叙事顺序而言，李白是生于其家归蜀之后；另一条史料，即李白的友人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径言李白“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所以，说李白出生于蜀中也是持之有故、言之有据的。应该说，正是原始史料本身造成了“碎叶说”与“蜀中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无法解释更无法消弭的，除非有新的（然而很难指望的）史料发现。所以，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实应二说并存。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所附由我执笔的《简谱》，即谓“其出生地无确考，略有二说：一说生于西域（纬按，指碎叶）……一说生于蜀。”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从二说中取其一说，当年，裴斐先生就力主李白生于“蜀中说”，他很看重王琦“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的推想，在《李白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的“前言”中，明谓李白“其父于唐武后神功元年（697）迁蜀定居”<sup>①</sup>。蒋志先生也主张“蜀中说”，为了证成此说，他做了多方面的论证：首先是全面梳理了关于李白出生地的各种说法，一一予以仔细的分析辨证，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他征引了岑仲勉《唐史余渚》的一项考证成果，即苏颋《唐璿碑》中“神功初征拜辅国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所谓“神功”即“神龙”之讹<sup>②</sup>，以此来支持王琦的推想；他从史书中发现，从703年到706年，西域的形势是“安西道绝”，从而断定李白之父不可能在此期间带着一家人从“绝道”归蜀；他还在宋代地理书中检出“与李白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于邵，在李白死后8年，在李白故里为李白立碑”一事，碑文虽然不传，但可间接获知其中有“白生于此县”的记载，这无疑给“蜀中说”增添了一个筹码。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于李白生于蜀

① 《李白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② 蒋志：《李白出生于四川江油补正》，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2年第15辑。

中这一说法，蒋志先生的考证用力最勤、学术贡献也最大。

本书第二编是以平实的叙事性评说为基本表达方式，然而学术探索仍然贯穿其中。比如，在“李白与楚文化”章之“李白与孟浩然”一节中，从二人初识直至浩然辞世，详细考证了李白与孟浩然交游的全过程，对李白的名篇《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赠孟浩然》以及《游溧阳北湖亭瓦屋山怀古赠孟浩然》（或作《游溧阳北湖亭瓦屋山怀古赠同旅》）、《淮南对雪赠孟浩然》（或作《淮海对雪赠傅霁》）、《春日归山寄孟浩然》等诗篇的作时、作地和写作背景都有精到而富有创见的考述。对李白为什么特别崇敬孟浩然，也作了详尽的分析。这既是李白研究的收获，也是孟浩然研究的收获。在“李白与吴越文化”章中涉及吴筠是否曾荐举李白入朝的问题，与郁贤皓先生展开商榷，认为吴筠“《登北固山望海》显然是开元盛世所作。开元中漫游吴越，与李白交往的事，不能轻易否定”。这是很有见解的。在“李白与西域文化”章讨论西域音乐对李白的影响，涉及了词的起源问题，说“西域乐曲形式多样，节奏较快，传统的五言、七言诗难以适应，故而打破五言、七言句法，写出便于歌唱的长短句，这就是词”，进而论曰：“《菩萨蛮》就是从西域传入的乐曲。李白善于从西域文化和民间文化中吸取营养，完全可能依曲调填写《菩萨蛮》。其词意境宏大，情感深沉，达到了高浑纯熟的艺术境界，故被尊为“百代词曲之祖”。这一看法，对于判断《菩萨蛮》是否为李白所作具有积极意义。

蒋志先生不但以严肃的态度治学，而且内心富有朝气，观察事物的眼光也很有时代性。这在本书第三编有生动体现。当他讲到全球化浪潮中李白文化的价值时，视野相当开阔；当他对李白文化传播中出现的诸如李白是“古惑仔”之类消极现象加以批判时，笔锋十分犀利；当他从旅游角度讲到李白文化的开发时，甚至不乏经济头脑和经营意识。结合李白文化的旅游开发，他还对近些年出现的关于李白故里的品牌之争发表了中肯而公允的意见，呼吁“秦安、

江油、安陆，还有李白第二次安家的兖州，李白的流放地夜郎（今贵州桐梓），终老之地马鞍山……一切有李白文化遗迹的地方都可以联合起来，共同打造‘李白文化之旅’”。我完全赞同蒋志先生的立场和意见，我想，大家都来响应蒋志先生的呼吁，他的这部著作就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会显示出指导现实的应用价值。这一定是蒋志先生所期盼的！

是为序。

2011年3月30日于京东八里桥寓所



## 前 言

李白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天才、奇才，他的诗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永恒的艺术魅力，在全世界都享有很大声誉。李白的爱国主义精神，刚正不阿的高贵品质以及他诗歌艺术上的杰出成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明晰李白的思想、个性特征和诗歌艺术风格是怎样形成的，对于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20世纪80年代起，李白研究进入了高潮时期，学术界对李白的出生地、家世、生平事迹和李白的思想、艺术成就等方面做了全面的研究和探讨。对李白如何接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做了一般的、笼统的研究，或者说是着眼于宏观的展现。对李白生平的研究，着重在出蜀之后，而对于其一生至关重要的青少年时期所受的巴蜀地域文化熏陶，以及他曾生活过的地域的风俗民情、思维方式、典型性格对他的影响，更是研究得少之又少。这使李白研究陷入一种表层的平面的述说，对李白的思想、个性特征、诗歌艺术风格的形成，他与其他诗人的异同的根本原因，未能深入加以探讨。要打破这种状态，必须从李白所受的地域文化影响这样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李白。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多样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各地域、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创造了中华文化。“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及政治、经济、历史、民族等种种因素的差异，形成不同地域群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行为准则。这种差异具体表现为语言、饮食、建筑、婚姻制度、生活习惯、宗教信仰、职业类别，以至于学术文化等等方面的区域差异，由此形成不同特征的地域文化。因而中华文化既是统一的，又是多元的，即是由若干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组成的有机统一体。钱穆先生形象地说：“中国是一个大家庭，她能具备好几个摇篮，同时哺育好几个孩子。”（《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华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实际上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或者说是大系统与子系统的关系。中华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性，而地域文化则是中华文化在各地域的具体表现，或者说是中华文化在各地域的个性。

我国古人就已经看到不同的地域，由于不同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而产生不同的文化。《礼记·王制》：“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决定性影响。《管子·水地》：“地者，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菀，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认识到了在不同地理环境下有不同的人文性格。《史记·货殖列传》将中华大地分为山西、山东、江南、北地四大文化地区。《汉书·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声音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该书将中华大地分为秦地（含巴蜀）、魏地、周地、韩地、赵地、燕地、齐地、鲁地、宋地、卫地、吴地、粤地（含越）等十二个文化区域。《隋书·地理志》按九州排列，分别叙述其地理环境及风俗习惯、人文性格的差异。

文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部分，它的创作必然要受到地域文化的熏染。前人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如班固提出“以诗证地”，看出了诗歌风格与山川风气的内在渊源。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若乃山林奥壤，实文思之奥府……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隋书·文学传序》：“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

河朔词义贞烈，重乎气质。”宋代王应麟在《诗地理考序》中说：“人之心与天地山川流通。发于声，见于辞，莫不系水土之风而属三光五岳之气。因诗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风俗之厚薄，见政化之盛衰，感发善心而得性情之正。”指出了诗歌与特定地理环境之关系。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他论证了不同地域的音声不同造成南北文学的差异，不同地域的山川相异导致民俗不同而诗歌各异。

中华文化在其发生时期呈现多元状态。在夏商周三代时，形成了中原的中央王国文化与周围方国文化的相互依存。到春秋战国时期，地域文化的格局已经形成，中原有河洛文化、三晋文化，关中有秦文化，黄河下游有齐鲁文化、燕赵文化，长江上游有巴蜀文化，长江中游有荆楚文化，长江下游有吴越文化。秦汉时期，从政治、经济、疆域上统一了中国，在文化上实行专制主义。中华文化的共性凌驾于地域文化的个性之上，一体化的表象几乎湮没多元化的潜质。但各地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在上千年历史、独特的地理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不能也不可能骤然消亡，文化专制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各地域文化的个性特征。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南迁，带来了胡文化，在战乱之中，多元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在此基础上随着隋唐帝国的统一，出现了气势恢宏、辉煌壮丽的盛唐文化。李白正是盛唐文化哺育的伟大诗人。盛唐文化本身就是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并汲取了外来文化之精华而产生的。李白是我国古代作家中个性最突出，创作特征最鲜明的诗人，我们在探讨李白之所以能成为伟大诗人及其个性特征的形成时，仅泛泛地论述中华文化、盛唐文化对李白的影晌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探讨各地域文化对他的影响。

笔者把李白放在中华文化这个大的背景下，从地域文化的特定视角来深入探讨李白的思想性格与诗歌创作的个性特征形成的原

因。这就使李白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从一般的平面的关系，变为具体的立体的多层次的关系。这在李白研究中具有综合性、全局性和独创性，填补了李白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白。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一定文化的产物。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本尼迪特克说：“个体生命史首先要适应他的共同体世代相传的方式和标准，从他出世时候起，他生入其中的风俗习惯就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他会讲话时，它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它的信念就是他的信念。”<sup>①</sup>这就是说一个人在他出生后就要受到他生活的地域文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无可抗拒的。李白出生于蜀，在蜀中生活 25 年，因此首先要研究李白在巴蜀的事迹与行踪，研究巴蜀文化对李白的决定性的影响，探讨他如何继承巴蜀文化的优良传统。然而，李白在巴蜀这一段历史，史料贫乏，且多矛盾，学术界争议很大。如李白是不是生于蜀，李白出生在怎样一个家庭，李白青少年时期在蜀中接受的什么样的教育，李白在巴蜀走过哪些地方，与哪些人交游，创作过哪些诗文，都是需要弄清的问题。笔者有幸生长于李白故里，少年时就在李白读书的匡山之麓，听父亲讲李白的故事，背诵李白的诗歌，在那时就产生了对李白的崇敬之情。20 世纪 80 年代初，笔者又参加了江油李白纪念馆的筹建工作，收集整理了一批李白故里的文物资料，对上述的争论问题产生了自己的观点。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李白 25 岁出蜀以后，漫游祖国各地，先后接受了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的影响。李唐王朝是一个十分开放的王朝，西域文化渗透到内地，李白父辈就是从西域而来，在那样的家庭环境中，必然也受到了西域文化的影响。正是由于李白广泛地接受各地域文化的影响，吸收其精华与长处，终于成为名扬海内的大诗人。

<sup>①</sup> 转引自詹姆斯·克里斯迪安：《哲学探奇术入门》

李白漫游全国，在各地留下遗迹、诗作和传说故事，而且影响其民俗，给当地文化增添了色彩，形成了李白文化，留下了李白文化旅游资源。本书在研究各地域文化对李白的影响中，综合提出了“李白文化”这一概念，对这新的概念作出了比较准确的界定，对其内涵与外延作了论述。并对“李白文化”在当代的情况作了考察，对“李白文化”的现代价值进行了阐述。对李白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作了较详的论证。这也是对李白文化的实用价值的发掘。

本书不仅仅从文学、史学的角度研究李白，而是打开视野，从历史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美学等多个角度研究地域文化对李白的影响。其独创性的观点主要有：

(1) 对于李白出生于蜀的观点，进行了详细的很有说服力的论述；对于李白生于碎叶、焉耆、哈密、条支、阿富汗等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对当前网上热点话题“李白故里之争”给了明确的答案。

(2) 在李白家世问题上，认为李白出身并非贵族富商，而是普通平民百姓，李白之父并非富商，而是文学修养很高的继承了中华文化的隐士，驳斥了李白之父是胡商，李白是胡人、外国人的观点。

(3) 对于李白在蜀中的事迹、诗作做了翔实的考证。学术界对青年李白的隐居地有不同观点，戴天山、大匡山两者的关系没有搞清楚。笔者通过调查研究，明确了它们的具体位置。

(4) 对于李白在蜀中的交游，特别是与赵蕤的关系及所受的影响，做了详细的论述。

(5) 论述了巴蜀文化对李白的影响，论证了李白从小受巴蜀文化的熏陶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

(6) 李白漫游祖国各地，先后接受了楚文化、吴越文化、中原文化、鲁文化的影响。李白父辈从西域而来，也接受了西域文化的

影响。李白正是由多元一体化的中华文化孕育出来的伟大诗人。

(7) 从地域文化的特定视角，寻求李白的思想性格与诗歌创作的个性特征形成的原因，比较李白与同时代诗人杜甫、孟浩然的异同。

(8) 在研究各地域文化对李白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李白文化”概念，对这新的概念，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和阐述。

(9) 论述了“李白文化”的形成，按文化结构将李白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分别进行论述。对“李白文化”在当代的情况作了论述；对于李白文化的核心——精神文化及其现代价值进行了阐述，特别是对于李白的爱国主义精神，崇拜和热爱大自然的精神及其现代价值进行了详细论证。

(10) 对李白文化旅游资源的状况、价值进行了论述；对李白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提出了对策。

本书既具有学术价值，填补了学术空白，又具有实用价值，可以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李白与地域文化》是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社科联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李白文化研究中心”的重点科研课题的成果，也是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三十年的李白研究的结晶。中国李白学会会长薛天纬教授评价：“《李白与地域文化》的研究从一个特定视角展开，与李白家世、生平和诗歌创作密切相关，具有综合性与全局性。”（《李白文化研究·序》）他又说：“这里特别要说道，李白的地方性研究，构成了李白生平与创作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蒋志先生的一系列关于李白故里的研究成果……凭借地利优势，带着对李白的特殊感情，以专注而精心的力量投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sup>①</sup>

<sup>①</sup> 《纪念中国李白研究会成立20周年学术总结报告》，《中国李白研究》2008年，黄山书社。

---

笔者在2001年曾撰《李白蜀中论考》，内部印发了1000册，早已在几次学术会上分送完。在“中国李白网”上评介了《李白蜀中论考》后，有不少研究李白的专家学者和李白的崇拜者索要此书。现在将该书的主要内容纳入《李白与地域文化》中，正式出版发行，以飨读者。

## 目 录

序.....	薛天纬(1)
前 言.....	(1)

## 第一编 李白与巴蜀

第一章 李白出生于蜀.....	(3)
第一节 李白生于四川 <b>叶城</b> .....	(4)
第二节 李白“出生碎叶”说.....	(17)
第三节 李白“出生条支”说.....	(20)
第四节 李白“出生焉耆”说质疑.....	(24)
第五节 李白“出生哈密”说质疑.....	(27)
第二章 李白家世及其所受教育.....	(37)
第一节 李白的家庭不是富商.....	(37)
第二节 李白不是西域胡人,更非外国人.....	(50)
第三节 李白非李唐宗室.....	(64)
第四节 李白非李陵之后.....	(71)
第五节 李白出身寒微 其父是隐士.....	(73)
第三章 李白在巴蜀的事迹、诗作及交游考.....	(80)
第一节 李白在巴蜀的遗迹、游踪.....	(80)



第二节 李白“少为小吏”考辨 .....	(98)
第三节 李白第一次隐居地点考辨——《李白与青城山》 等文质疑 .....	(106)
第四节 李白蜀中诗作 .....	(122)
第五节 李白与赵蕤 .....	(135)
第六节 李白蜀中交游杂考 .....	(151)
第四章 李白与巴蜀文化 .....	(155)
第一节 巴蜀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 .....	(155)
第二节 李白接受巴蜀文化的影响 .....	(164)
第三节 李白为巴蜀文化增添了光彩,深深影响巴蜀世代文人 .....	(171)

## 第二编 李白与其他地域文化

第一章 李白与楚文化 .....	(179)
第一节 楚文化的形成及其特点 .....	(179)
第二节 楚文化与道家 .....	(183)
第三节 楚文化对李白的思想性格、创作风格的重大影响 .....	(186)
第四节 李白与孟浩然 .....	(190)
第二章 李白与吴越文化 .....	(202)
第一节 吴越文化的形成及特点 .....	(202)
第二节 李白在吴越的行踪及诗作 .....	(203)
第三节 吴越文化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 .....	(205)
第三章 李白对鲁文化的接受与排斥 .....	(214)
第一节 鲁文化的形成与特点 .....	(214)
第二节 李白对鲁文化的接受 .....	(218)
第三节 李白对鲁文化的保守主义的排斥 .....	(223)